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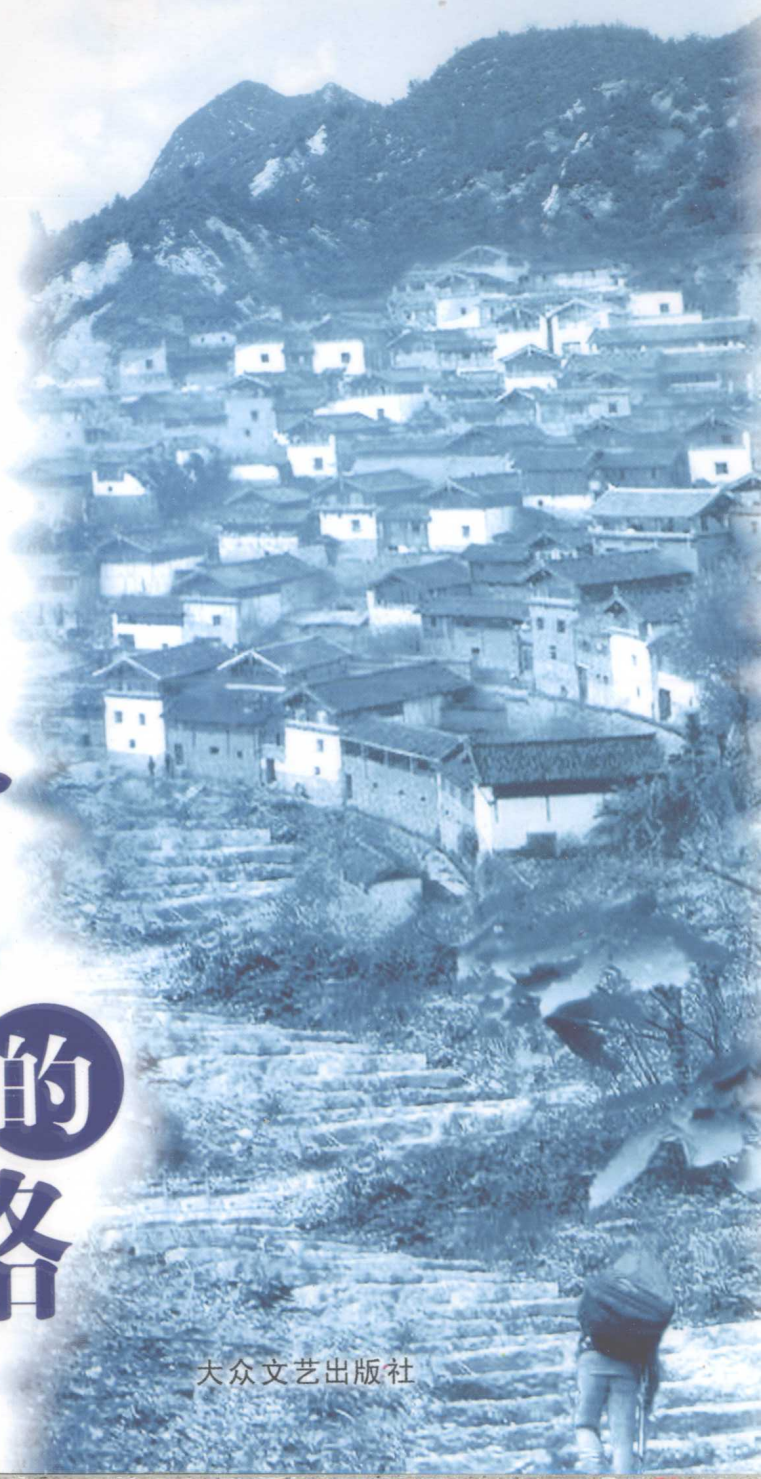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《长篇小说》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
咖啡月光文丛 第3辑
主编:蒋建伟

天堂村

张晖◎著

的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咖啡月光文丛 第3辑

天堂村的路

TIANTANGCUNDELU

张晖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村的路 / 张晖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 3
(咖啡月光文丛. 第3辑 / 蒋建伟主编)
ISBN 978-7-80240-318-5

I. 天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7406 号

书 名	天堂村的路
著 者	张晖
策划编辑	蒋建伟
责任编辑	俞杰
装帧设计	北京咖啡月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147×210 毫米 1/32
印 张	24
字 数	597 千字
印 数	3000 册
版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60.00 元(全六册)

张开文学的翅膀飞

●姜贻斌

湖南的桃江历来很有名声,以至一首歌曲唱得天下皆知。张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有名声的地方,那是桃江的一个小山村。张晖的家在村里村外也很有名声,两个伯父远在台湾,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,她的家不想有名声都不行的,只是这个名声得到的是歧视和打击,是可怕的唾沫和惊心动魄的口号。尽管很多年过去了,张晖现在还记得那些歧视的目光,那些无言的痛苦还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里。

这就说明,她不是一个很容易遗忘的人,而是一个不容易遗忘的人,是具有良知的人。

有意思的是,尽管在那种困境之中,张晖的父亲和叔叔却在做着文学梦,多少年来,他们一直在辛勤地耕耘着文字,或许是想以此来忘记那些不堪忍受的痛苦吧?也许是想用文学来滋润那颗压抑而枯竭的心。而小小的张晖就是在父辈的影响之下,开始了她的文学之梦,她贪婪地看书,她说她把父辈的书都看完了。我们就可能想见,在那一片绿色的充满青草气息的山坡上,

或是在那条淙淙流淌的清澈的河边，一个乡村妹子坐在地上沉思，她的身边放着扯猪草的篮子，还有一本破旧不堪的书或杂志，她宁愿孤单，孤单才能让思维横行霸道，遨游天地之间。她就是这样缓缓地张开了文学的翅膀，试图在内心世界里飞翔。

张晖后来考上大学，终于从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飞了出来，她来到了一片新的天地，尽管生活和工作的忙碌，她却并没有忘记放下手中的那支笔，老老实实在地读书写作，居然，渐渐地就有了一些成绩。我很是为她高兴，她却是一个清醒的人，从来也没有感到过满足，她明白文学跟任何行当一样，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，所以，她总是憋着一股劲儿，更加地努力起来，试图把经历过那些的生活，一字一句地写进作品之中，因此，她的作品充满着生活气息，朴实而不矫情，也有让人回味之处。总而言之，她的那些生活就像一缸陈年老酒，待到揭开封盖时，竟然散发出阵阵醇香。

让人感到高兴的是，张晖父辈的文学梦虽然没有实现，它早已破灭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却奇迹般地在她的身上实现，这不能不感谢她的父辈，是父辈给了她孕育文学的种子，再经由她的浇灌和培植，就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季节。每每说起，张晖总是感慨万千。这个过程也许很是漫长，也可以想象到其中艰辛的劳动，既然已经张开了文学的翅膀，她就会不断地振翅飞翔。相信张晖能够飞得更高更远，却切切不要忘记了那一片生养自己的土地，不管那片土地给予自己的是痛苦还是欢乐。

2008年12月1日 于长沙



张开文学的翅膀飞(序)	姜贻斌 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短篇小说

老杜的精彩	1
修 路	16
打 赌	27
古 寺	42
别叫了,国扬鸟	53
秘 密	70
寂 寞	87

中篇小说

天堂村的路	90
-------------	----



目 录

搬 迁	126
还有什么话要说	165

散 文

你是根儿我是叶	196
湘西,一首未听完的歌	200
樱花为邻	204
一个梦的遥想	206
心中有个太阳	211
黑窝村	214
过 年	218

老杜的精彩



这段日子老杜老是快乐不起来，仿佛有件又沉又硬的东西横搁在心窝里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。憋屈得发慌时，老杜宽自己的心，不就是厂里大礼堂油漆的事么？他都已经向老厂长和科长请示过好多次了，两位领导都说不急不急，领导都不急他还有什么好急的？他急又管什么用？拿钱不做事不是更好么？这样一想，老杜慌得透不过气的心里像钻进了一丝清风，稍稍凉爽了一点儿。遗憾的是，这清风总在他心里待不了多久，往往是心气才稍顺畅一点点，那件沉闷的东西又飞快地挤了进来，一下子又把他心里堵了个严严实实，害得他情绪又低落起来。这两天，老杜思来想去，决定再正式地跟领导汇报一次，要是再不动工，大礼堂的油漆就难保证质量，年底通不过总公司的验收怎么办？

一大早，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，老杜往办公室赶去。

科长一见他就笑呵呵的，满脸皱纹全都荡漾开来了，那样子活像办公室窗台上盛开的菊花。老杜张嘴正要说话，科长的香烟抢先塞过来了。科长知道老杜不抽烟，以前从不递烟给他，今天的破例让老杜始料不及，他赶忙住了嘴，慌乱地伸出双手。雪白的带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到手时，老杜很自然地看了看科长手中的烟盒，眼睛不由自主地鼓了鼓，平日连盒“白沙”都省不得抽的



科长今天怎么抽起“芙蓉王”来了？接着，那个跟屁虫似的粘在科长屁股后的叫八毛的临时工，枯草般的长发像被大风吹乱的茅草屋顶，他咧开嘴，露出满口黄牙，一口一个杜师傅。老杜一见八毛就窝火，拍马屁的人就是想骑马，你舔科长的热屁眼还不是想捞厂里的油水？你一个外人怎么能打厂里的主意？你捞走一分职工就少一分——这想法在老杜脑子里迅速地打转，他赶忙装出没注意八毛的样子，将头转向另一边，同时把手中的烟架到耳后根。放稳了烟，老杜认真地看了科长一眼，又准备说话，科长手中的打火机突然啪地一声响了，老杜的眼睛自然地闪了一下，等他睁开眼时，科长已把火送到了他的鼻子下，他只得将烟从耳后摸出来，烟头对准火苗连吸两口，由于心里老想着油漆的事，老杜吸得过猛，结果呛得大咳起来。科长见老杜咳得流泪的狼狈相，笑得更厉害了。科长说，老杜我有事先走了。老杜吐出一口烟对科长哎了一声，表示他有话要说，科长没待老杜开口就飞快地扬了扬手，老杜不明白科长的意思，愣了一下，科长在老杜发愣的一瞬间出了办公室，八毛也像得了特赦令一般，忙不迭地跟着科长出了门。老杜赶忙追出办公室，可是不见了科长和八毛的影子。

老杜很懊恼，他话还没说出口科长就走了。不知为何，老杜心里隐隐地不安起来。科长今天的笑好像不太自然，他出门前扬手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阻止我说油漆的事？他的“芙蓉王”是不是八毛送的，八毛为什么要送这么好的烟给他……这些该不会与大礼堂的油漆有牵扯吧？想到这里，老杜脑顶嗡地响了一下，右手慌乱地摸了摸硬粗粗的短发，但他马上又往好的方面想，兴许科长扬手的意思是要我别说了，油漆的事他心里有数，兴许他今天的笑仅仅是心里高兴而已，再说，八毛是什么货色？一个只会

扛二尺五(锄头)的外人,他几时摸过油漆刷?就算和科长好得合穿一条裤子厂里的油漆也轮不到他呀!

因为想得太用心,老杜直到额头被门碰痛了才发现已走到老厂长办公室门口。门关着,老杜连敲几下,又耳朵紧贴门听了几次,确信里面没人,只好失望地往回走。一想起老厂长,老杜又感觉自己刚才太多心了,他可以不信任科长与八毛,但他怎么能不相信老厂长呢?老厂长不光是他的老领导,还是他的知己与恩人呢!三十多年前,当他还是个小油漆学徒时,老厂长已是这个机械厂的人事主管了,见老杜能吃苦,老厂长就把他招进厂子。后来老厂长职务一路上升,对老杜的关照也越来越多,先把他送省城培训,后送他当兵,最后又把他要回厂子。老厂长信任他,凡是他做的油漆,从不说二话。这么多年的老交情,老厂长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砸他的饭碗?八毛在老厂长眼里算什么?老厂长几时正眼瞧过他?老厂长就是醉得糊里糊涂了,也不会把厂里的油漆给他做的。这样一想,老杜的心里安稳了。

老杜无聊地走出厂门,一抬头便看见了大礼堂,刚开朗一点的心不由又暗了下来。哎!他长长地叹了口气,自责得有几分心痛,仿佛自己多年前犯的错误到现在还没改正一样。他像看重宝贝儿子似的看重他的油漆质量,偏偏五年前老厂长要他赶完大礼堂的油漆迎接检查时,时间只有十来天了,他带着徒弟们没日没夜地赶,结果是事情做完了,油漆却刷得不光鲜。虽说老厂长从没说过什么,但老杜这些年一见大礼堂就心里不安,恨不得立马重刷一次,就像一个脓疱在他身上作痼多年,只有快速切掉才心里踏实一样。盼望已久的机会总算到了,今年厂子决定换掉大礼堂的油漆迎接总公司的检查,老杜一听这消息脑子就没法想别的事了,他早就买好了油漆砂布刷子,提前几个月对老厂长和



科长说,大礼堂的油漆至少要一个半月,否则不能保证质量,让他犯迷糊的是,两位领导明明在他面前头点得如鸡啄米似的,现在离检查只差一个月了,他们怎么迟迟不让他动工呢?

下午,老杜又去找领导。他想好了,如果科长再不给答复,他就一定要老厂长的话。领导们也真是!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,还这样婆婆妈妈干什么?

路过大礼堂时,老杜不由往里张望,望着望着便站住了,因为他听出里面有说话声。大礼堂的钥匙只有他和科长有,这点他很清楚,他估摸科长可能也在里面,心想正好趁此机会再催催他,于是转身往大礼堂走。

大礼堂里果然有人。老杜眼睛往房间里扫了个遍,没找到他要找的科长,却发现了八毛和几个陌生的民工。民工们手提油漆桶,正站着听八毛训话,平时缩头缩尾的八毛,此刻正双手叉腰大着嗓门,样子威风得不得了。老杜惊讶地愣在门口,嘴张着,半天没法合拢,眼见民工们已提着桶走到窗口,又拿起蘸满油漆的刷子开始往窗台上擦,他才慢慢地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你们……是谁让你们……老杜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。

没人回答他。

这……是谁……谁让你们来做的?老杜只得重问一次。

一个民工看了他一眼,马上又掉头干自己的事去了。八毛明明听清了老杜的话,却装没听见转身折进了旁边的小房间里。

老杜脑海里迅速闪过上午的担心,接着又跳出一个十分肯定的推测,科长瞒着老厂长把大礼堂的油漆业务给了八毛。一股滚烫如火的气体从胸腔里迅猛地上升,科长凭什么这样做?是八毛的技术比我好,还是他在厂里的资历比我老?

老杜气咻咻地来到办公室。科长不在,老杜便用座机打通科

长手机，刚说了句我是老杜，科长马上说他在外面，手机没电了，有事等他回来再说。

老杜火速去老厂长办公室，他揣摩，老厂长见了他这副气恼相一定会十分关心地问长问短的。令他意外的是，老厂长见了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时只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静静地坐着等他开口。老杜气迷糊了的大脑陡地清醒了几分，老厂长是不是知道这回事了？未必是他同意了？既然他同意了我说什么也没用了，我只是个做事的，事情要不要我做领导说了算。一时间，老杜痴着，眼睛看着老厂长，嘴皮子动了几下却不知说什么好。

老杜，你的油漆水平是一流的，这些年你为厂里做了很多有用的工作。见老杜迟迟开不了口，老厂长先说话了。

要在平日，老杜会为这句话浑身来劲，可是今天，这话却让他心里不安。老厂长说话时，眼睛并没赞许地看着他，而是望着窗外，这更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果然，老厂长接下来说，你好好休息吧！

尽管先有预感，可这话从老厂长嘴里出来时，老杜还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赶忙把刚才的话仔细回想了一遍，没错，老厂长确实是这么说的——可是，这是为什么啊？

这……您的意思是？老杜吞吞吐吐地问。

让八毛做吧！老厂长轻轻地说，眼睛仍看着窗外。

老杜两片薄薄的嘴唇痉挛般抖动着，脑袋左摇右晃却半天晃不出一个字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老厂长转过身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，然后默默地走了。老杜脑子晕晕乎乎，双脚轻飘飘的想不起自己是怎样走出厂长办公室的。

老杜赌气在家，你们不要我做油漆，那我就只好休息了！他料定，不见他上班，科长很快会打他家电话。然而三天过去了，电

话仿佛哑巴了似的一声也没响。老杜苦着脸在电话机旁边一个劲地转圈,两手在脑顶来来回回地摸。老伴见他愁得不成样子,就生气地说,不要你做你就休息呗,又没少你的工资奖金!老杜闷声闷气地说,我想不通啊,厂里这是搞什么名堂?撇下内行的正式工,偏偏用一窍不通的外行?明摆着脑瓜子进水的事,老厂长怎么就同意了呢?老伴也说弄不懂厂里的意思,她只是劝老杜,想不通就别想,这年头,黑白不分的事情还少么?

老杜到底憋不住了,便往大礼堂去。

几个民工的油漆刷正在窗台上来来回回地抹,老杜悄悄凑过去一看,立即对着他们大叫起来,赶快停下来!

一个民工住了手,不解地看着他。

知道油漆要几道手续么?

民工茫然地摇头。

你们连这都搞不清还来做油漆?这样做出来的油漆捱不到三个月就会起壳!

火气灌满了全身,老杜猛地转身,反剪着双手下楼,他得去找科长或者老厂长说清楚,这些民工连油漆是什么都不懂,请他们做还不是浪费厂里的钱?厂里不要他做他没办法,但也不能这样花冤枉钱啊!这样一想,老杜心里“啞”地亮闪了一下,老厂长一定是不清楚八毛一伙是这样的角色,今天听我一说他准会暴跳如雷,训得八毛在科长尴尬的脸色下卷起家伙乖乖地走人,那样大礼堂的油漆自然归我了。

科长正好在办公室。老杜刚要张嘴,科长马上把手机放在右耳边喂喂地叫,那样子好像来了电话,老杜只好忍住火气等。老杜听见科长喂喂地叫了好几声,却听不见电话那边的回音,心想科长肯定在糊弄他,便急转身往厂长办公室去。

老厂长正戴着老花眼镜默默地看报纸,从他悠闲的神态看,他坐的时间蛮长了,老杜感到奇怪,平日忙得屁股没时间挨板凳的老厂长今天怎么这么清闲?

老厂长啊!不是我多事,八毛请来的这帮民工哪是在刷油漆……老杜一口气把民工不懂油漆的事全说了出来,而且越说越气急,说到厂里没钱进原材料而他们却糟蹋钱时,他心里很疼,右脚不由自主地往地上蹬了一下。他以为老厂长会瞪眼红脸大惊失色,当即决定和他一起往大礼堂去的,老厂长向来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,没想到老厂长又是长长地叹息一声,然后漠然地看着窗外很远的地方。

老厂长啊,您是我多年的老领导,您说句实话,是不是我油漆做得不好?几天的怨气一下子涌上来,老杜的嗓音变了调,眼眶里迅速地变得亮晶晶的。

厂里让你休息你就休息吧!老厂长尽力回避老杜的目光。

可是我……老杜的声音带着哭腔,他还有很多话要说,却全被老厂长油盐不进的语气和神态堵在喉咙口了。

老杜发誓再不去管大礼堂油漆的事,关我卵事!吃亏的是厂里又不是我!领导都不担心我还操什么空心?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,没油漆做他的日子就不好打发,结果没几天他又不由自主地往大礼堂跑。一见到民工们别扭的运刷姿势他就气不打一处出,指指点点说这里底没打好,那里洞没补好。民工们起始对他有几分惧怕,后来却懒得理他了。民工越不理他,老杜就吵得越厉害。民工也来了火,反问道,你是厂长还是书记?我是——老杜顿时满脸难堪,没错,他只是厂里一个做工的,他连八毛这样的外人都争不赢,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划脚?

去大礼堂窝火,去办公室又不愿见科长和八毛,老杜只有在



家里喝闷酒了。可是酒喝得越多他心里越郁闷，喝着喝着桌上的酒瓶碗筷被他一股脑扫下地，家里每天都响着碗筷落地的声音，餐厅里这里一堆那里一汪满地都是酒和饭菜。老伴的忍耐到了极限，望着地上的碎片和酒菜哭了起来，你这死犟鬼！你跟谁怄气？东西是自家的啊！家中的酒杯碗筷快让他摔完时，老伴不得不对他严密监视了，只要他一端酒杯她就摆出救火的姿势。老杜不想和老伴闹别扭，于是成天躺在床上，任老伴怎么喊也不搭理。老杜其实并没睡着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脑子从没离开过油漆和老厂长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平日性子刚直的老厂长这次怎么变得软绵绵如糯米坨一般。

老伴受不了了，天天吵他，你再窝在家里，连我都会磨成神经病！气坏了身体谁来赔啊？这天，老伴的唠叨变成了大声的喝斥，说老家伙再不起床她就干脆回娘家去住。老杜不想接火，只得气冲冲地出了门。

老杜径直去了厂门口的饮食店，几个老同事正聚在一起闲聊。

什么国企改制？什么后勤服务社会化？不就是多花点钱请外边人来搞吗？

请外人搞当官的有外水，让职工搞他们就没油水捞！

胡包头承包厂里的木工才几年？他家的泥巴房都变楼房了！

你们看喽，用不了两年，八毛那两间东倒西歪的木房子也会变楼房！

……

晓得不？老厂长嫖娼时被八毛录了相，没办法了才把大礼堂的油漆给八毛做。刘木匠将嘴凑到老杜的耳边说。刘木匠早些年得过技能比武冠军，这两年因改制闲下来了，心里一直不畅快。

啊?! 老杜的眼睛鼓得像铜锣,脸一时走了样。

不信你去看看大礼堂油漆的账喽!刘木匠睁大眼说,那神态好像是埋怨老杜死脑子不开窍。

尽管对刘木匠的话将信将疑,老杜还是偷偷地翻了大礼堂油漆的账单。一看就愣住了,最多五万块的工程,还没完成一半就花了近二十万。如何得了如何得了!老杜猛地一跺脚,这样下去,不要两年厂子就会被他们玩垮!看样子刘木匠说的老厂长嫖娼的事不是谣言了!难怪老厂长这次与原来大不一样,原来是这点小把柄被八毛抓住了!咦!老厂长那老婆瘦得像根丝瓜筋,又四季吃药,老厂长去外面嫖两次也没什么了不起,只是他不该让八毛这样的家伙抓住把柄。一想起八毛那头乱糟糟的头发和满脸奸笑,老杜心里的恨又迅速地膨胀起来,这个可恨的八毛,用这样下流的手段害老厂长,还抢走我的饭碗,老子真想一刀宰了他!



考虑再三,老杜决定再找老厂长好好说说,帮他想办法摆脱八毛的纠缠,只有八毛乖乖地从厂里滚蛋,老厂长才能硬起腰来,也只有老厂长硬起了腰,他才有希望继续做他的油漆。

老厂长啊!老杜轻轻地说,同时用右手去关老厂长办公室的门,职工背后说你嫖……

老杜!老杜本想说职工说你嫖娼,但我根本不相信,可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老厂长就大喝一声。老杜被老厂长突如其来大声吓懵了,睁大眼惊恐地看着老厂长。老厂长的脸板得像生铁,眼睛瞪得圆圆的,如凶神恶煞般。这是老厂长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冲老杜发大火。老杜愣在房间里,身子筛糠般发抖,脸由红变白,又由白变红,脑袋又不停地晃来晃去,像得了偏头痛一般。

老杜拼命忍住快要溢出的眼泪往家走，直到被子从头到脚捂住身子才放开喉咙哭，沙哑的哭声随着他抖动的身子在房间里扩散开来，老厂长啊……这……这么多年……我……我哪一次不把你的话当……当圣旨……你好心当成驴肝肺……老杜哭累了，就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——一张和善的脸出现在他面前，一双大手温柔地落在他肩上，好听的北方口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老杜，好好干——老厂长来看我了！老杜一喜，倏地睁开了眼——眼前没有老厂长，只有老伴。老伴眼圈红红的，正心疼地为他揩泪水，边揩边说，老头子，你死了爹娘都没这么伤心过哟！你真以为我是闲得发慌没事找事？拿钱不做事我巴不得咧！下次他就是向我叩头我也不理他了！老杜对着老伴吼了起来，好像老伴就是老厂长。老伴知道他在说气话，没回他。老杜吼了一通后也闭了嘴，眼睛呆呆地看着窗外，心想要是年底大礼堂的油漆验收不合格该多好！那时不怕他们不来找我呢！

总公司的验收班子去了大礼堂，老杜有意躲进旁边的小房间里，耳朵和眼睛却从门洞里搜索着领导们传出的信息。胡书记早就知道我是厂里的油漆大王，我的水平与这群王八崽子相比简直是一山两色，他肯定看得出来的！虽然胡书记不像老厂长，一见不如意就暴跳如雷，但他也会转弯抹角地把不满意说出来或者在脸上露出来。老杜弄得自己眼花耳鸣了，却没听见领导说过不满的话，也没从他们脸上看出任何不高兴的信息，心不由灰了下来。眼看着领导在老厂长和科长的陪同下离开了大礼堂，老杜只好安慰自己，兴许领导心里清白得很，只是碍于面子不好说而已。领导们走出大礼堂，老杜在不远处跟着，往年公司领导来厂里检查时，总是握住我的手，说我们的油漆专家辛苦了，说不定这次又有领导会提到我。他想。那样我立马走上去，握住领